

澳門民法中“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的術語問題*

吳奇琦

摘要：本文旨在檢視澳門民法上“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這兩個術語的概念。現行法將葡萄牙語negóci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acto jurídico譯作“法律上的行為”。然而，這種譯語並不妥當，因acto jurídico（源自拉丁語actus iuridicus）字面上才更應譯作“法律行為”。當初立法者為迎合漢語法學界約定俗成的術語，將negóci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使acto jurídico失卻貼切譯語，被譯成突兀的“法律上的行為”，以示區別。其後，一些葡萄牙語法學書籍的不規範中譯，未有從一而終，時而將acto jurídico譯為“法律上的行為”，時而譯為“法律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亂狀。其實，negócio jurídico（源自拉丁語negotium iuridicum）最貼切譯語是“法律事務”，此譯語能恰當反映此概念的目的指向性，即法律是因當事人表示其法律效果意思而賦予法律效果，因為漢語上如非為求達致某目的，即難以稱為“事務”，而且“事實→行為→事務”的體系層級在語感上也相當自然。惟本文認為，“法律行為”這種不當術語已約定俗成，難被糾正。

關鍵詞：negócio jurídico acto jurídico negotium iuridicum actus iuridicus 法律行為 法律上的行為 法律事務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egócio Jurídico” and “Acto Jurídico” in Macao Civil Law

NG Kei Kei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concepts of “negócio jurídico” and “acto jurídico” in Macao Civil Law. The current law translates the Portuguese term “negócio jurídico” as “法律行為” and “acto jurídico” as “法律上的行為”. However, this translation is not appropriate, because it is “acto jurídico” (derived from Latin actus iuridicus) that should be translated as “法律行為”. The legislator translated “negócio jurídico” as “法律行為” in order to cater to the conventional terminology in the Chinese legal academia, so that “acto jurídico” lost its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and was translated awkwardly as “法律上的行為” to show the difference. Later, in som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legal textbooks, “negócio jurídico” is translated as “法律上的行為” sometimes and as “法律行為” at other times, which further aggravates the chaos. In fact, the most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of “negócio jurídico” (derived from Latin negotium iuridicum) is “法律事務”. This translation can reflect the purpose-directedness of this concept well: the legal effects are given by law because the parties express their intention towards those legal effects. It is because in Chinese, it is difficult to call it an “事務” unless it is intended to achieve a certain purpose. Moreover, the systematic hierarchy of “facts→actions→affairs” is also quite natural linguistically. However,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inappropriate term “法律行為”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and is difficult to correct.

Keywords: negócio jurídico, acto jurídico, negotium iuridicum, actus iuridicus, legal act, legal transaction, legal business lato sensu

* 本文為澳門大學科研資助立項成果（項目名稱：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 on Jurisprudence/Macao Positive law/Legal History；批准文號：SRG2021-00021-FLL），本文作者擔任主研究員。

收稿日期：2024年8月22日

作者簡介：吳奇琦，法學博士，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禮任年輕駐院學人

一、緒言

在澳門民法上¹，存在“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這兩個相似的術語。然而，其各自含義相去甚遠。術語上的混亂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困難。現存一些法學論著的用語不規範，進一步加劇了亂狀，亟待釐清。然而，目前尚未有專文研究探討此重要問題，本文冀能補白。

為此目的，下文將先檢視，這兩個術語如何造成法律適用困難。知其亂源後，則是再溯源檢視二者的內涵，為後文尋求解決方案打下基礎。同時，本文也會對現時學界的不規範用語進行檢討。最後，在前文的討論基礎上，本文將嘗試提出解決方案。

二、行為之亂：漢字術語“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

（一）法典用詞

在澳門民法典中，有“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兩個術語。因法典略帶古風的行文風格，後者被寫作“法律上之行為”，有時則因句式考量而被縮略成“法律上行為”²。

詳言之，澳門民法典³總則，有並列的兩章，分別題為“法律行為”（第二編第三分編第一章）與“法律上之行為”（第二編第三分編第二章）。二者尚散見於法典各處。“法律行為”一詞極其常見，共出現過198次，茲不贅列。“法律上的行為”則只出現了4次，分別是在第288條所屬一章的標題、第288條正文、第1083條正文、第1086條正文。而且，二者更同時出現在一個重要的法條中，根據第288條，“在應作類似處理之情況下，前章之規定適用於非屬法律行為之法律上行為。”

（二）亂源所在

澳門民法典內的“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二詞，對應法典葡語文本⁴的negócio jurídico與acto jurídico。但這種翻譯並不理想，因有異詞同譯、同詞異譯的問題：二者有相同部分jurídico，卻有不同譯法即“法律”和“法律上的”；相反，二者有不同部分negócio和acto，卻同被譯成“行為”。這顯然反映不了葡文術語的語用邏輯。

這樣的譯語，易造成法律適用上的混淆，因二者在葡語上涇渭分明，但譯詞“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在漢語文法上無實質差異：第一，關於jurídico的部分，按漢語文法，用作形容詞時，“法律”與“法律上的”根本無異，“上的”乃贅語。漢語使用者無法如同葡語那樣，可從字面上直觀地分辨兩者。例如前引法條所謂“非屬法律行為之法律上行為”，實易使人不知所云。第二，關於negócio與acto的部分，葡文法條有時將二者簡稱作negócio與acto。在此情形，中文法條常將

¹ “法律行為”譯語問題牽涉複雜的法學繼受背景，筆者已另行撰文發表，參見吳奇琦：《法律行為漢字術語的日本翻譯與中國傳播史》，《法學研究》2025年第1期，第95-117頁。

² 例如第288條“前章之規定適用於非屬法律行為之法律上行為”一句，若維持“法律上之行為”的用詞，則便會變成“前章之規定適用於非屬法律行為之法律上之行為”。立法者應是為了避免法條充斥“之”字。

³ 第39/99/M號法令附件，民法典。

⁴ Código Civil, anexo ao Decreto-Lei n.º 39/99/M de 3 de Agosto.

negócio譯作“法律行為”⁵（儘管原文無jurídico），並將acto僅譯作“行為”⁶，但這種翻譯處理卻未從一而終，因有時又會將negócio僅譯作“行為”⁷。結果，“行為”一詞，時而對應negócio，時而對應acto。法律適用者完全無法從中文文本判斷是negócio抑或acto。甚至，中文文本也將comportamento（第34條第2款、第72條第5款、第228條）、atividade（第42條、第44條第2款）、conduta（第44條第1款、第226條、第350條第2款）甚至intervenções（第71條）都譯成“行為”。如此局面，實堪稱“行為之亂”。

歸根究柢，之所以有此亂狀，是因為negócio jurídico被不太貼切地譯為“法律行為”。在20世紀90年代澳門法律中文化工作上，有漢語與葡語法學專家共同參與，前者的參與主要是旨在使澳門法律的中文能與漢語法學接軌。正是在這背景下，“法律行為”這個通用於漢語法學界的術語，被用作翻譯negócio jurídico（對應德語Rechtsgeschäft）。如是者，更適合譯作“法律行為”的acto jurídico（對應德語Rechtshandlung），即失去貼切譯語⁸。因此，acto jurídico被將錯就錯地譯成“法律上的行為”，用“上的”以示區別。那麼，negócio jurídico的最貼切譯語是甚麼？回答這個問題前，須先檢視negócio jurídico與acto jurídico的各自概念與彼此關係，進行溯源。

三、理論溯源：葡文術語negócio jurídico與acto jurídico

（一）上位概念acto jurídico

在澳門民法學上，acto jurídico與negócio jurídico分別位處法律事實（facto jurídico）體系內的不同層級，故應先考察此體系⁹。

⁵ 僅以總則為例，譬如：第85條、第240條第2款a項與b項、第242條、第254條第2款、第261條第5款、第276條第2款、第280條第2款、第322條。

⁶ 僅以總則為例，譬如：第12條第1款、第23條標題與第1款、第62條、第74條第2款、第94條第4款、第114條第2款、第115條、第116條第2款、第119條第2款、第125條、第131條標題、第132條標題與第2款、第133條標題與正文、第136條第1款、第167條、第172條第1款、第189條第1款、第190條、第236條第2款、第255條第1款、第257條第4款、第269條、第272條e項、第307條、第312條第1款、第315條第1款與第4款、第318條第1款、第319條第1款與第2款、第323條、第328條第2款、第329條、第331條、第332條第1款與第2款、第349條、第366條第2款、第371條。

⁷ 僅以總則為例，譬如：第114條第1款a項、第195條第4款、第240條第2款a項與b項、第242條、第254條第1款、第261條第5款、第275條標題、第276條標題與第1款、第277條、第284條第2款與第3款、第286條。

⁸ 參見吳奇琦：《法律行為漢字術語的日本翻譯與中國傳播史》，《法學研究》2025年第1期，第95頁。

⁹ António Menezes Cordeiro,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vol. I, 2.a edição, Lisboa: AAFDL, 1989, n. 76; Manuel de Andrade (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二卷，吳奇琦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5頁以下；Manuel de Andrade, *Teoria Geral da Relação Jurídica*, vol. II, Coimbra: Almedina, pp. 1 et seq.; Luís A., Carvalho Fernandes,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vol. II, 5.ª edição, Lisbo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Editora, 2010, pp. 13 et seq.; Heinrich Ewald Hörster, *A Parte Geral do Código Civil -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Coimbra: Almedina, 2013, pp. 202 et seq.; Carlos Mota Pinto,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4ª edição, Coimbra: Coimbra Editora, 2012, pp. 355 et seq.; Pedro Pais de Vasconcelos,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7ª edição, Coimbra: Almedina, 2012, pp. 343 et seq.; Pires de Lima e Antunes Varela, *Código Civil Anotado*, vol. I, 4ª edição, Coimbra: Coimbra Editora, 2011, Art.º 295; João Gil de Oliveira e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Jurisprudência*, Livro I, vol. IV, Macau: 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 2018, Art.º 288; 唐曉晴、蘇建峰、吳奇琦編著：《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41頁以下。

世事甚多，非每事皆受法律規範。法律規範某事，無非規定一旦發生此事，某種法律效果（法律關係變動，即法律關係的創設、變更或消滅）即隨之發生。因此，某事若會引發法律效果，即“法律上攸關”（*juridicamente relevante*）或曰“有法律意義”，此即“法律事實”。相反，不引發法律效果的，則是“法外事實”（*facto ajurídico*）。

會引發法律效果的事，形態各異。首先，以“此事是否因人的意思（*vontade*）而發生”為標準，法律事實分成“因意思促成的事實”（*facto voluntário*）與“非因意思促成的事實”（*facto involuntário*），或譯“意願性事實”與“非意願性事實”。簡言之，二者即“人為之事”與“非人為之事”。換以更常見術語稱之，前者即*acto jurídico*，後者則是“自然事實”（*facto natural*）。

“自然事實”，例如：天然的降雨或地震（非人工降雨或核試所致地震）。*Acto jurídico*，則例如以下“人為之事”：買賣（其法律效果如第869條所定的所有權主體變更、物的交付請求權被創設、價金支付請求權被創設）、打人偷盜（其法律效果如第477條所定的損害賠償義務被創設）、捕獵或拾荒（其法律效果如第1241條所定的所有權被創設）、催告（其法律效果如第794條第1款所定的債務人遲延狀態包括損害賠償義務被創設）、知會對方物有瑕疵或債權讓與一事（其法律效果如第909條結合第906與907條所定的修補請求權與更換請求權被創設、第577條第1款所規定的債權主體對債務人而言已被變更）。

（二）下位概念*negócio jurídico*與*simple acto jurídico*

一眾*acto jurídico*中，若法律是規定，因當事人表達其意欲引發法律效果（表示了法律效果意思）所以那種法律效果發生，即屬*negócio jurídico*。換言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declaração de vontade*），與法律規定的法律效果互相對應。因此，學說常稱*negócio jurídico*所引發的法律效果是“源自意思”（*ex voluntate*）¹⁰，但更準確而言，是法律規定這樣的意思表示引發法律效果。可見，*acto jurídico*是*negócio jurídico*的上位概念。例如：所謂買賣，即指雙方互相表示欲購買某物、欲出售某物，而法律因而規定相應的法律效果發生（表示欲購買該物，即表示所有權受讓意思和交付請求權取得意思；表示欲出售該物，即表示所有權讓與意思和價金請求權取得意思），故買賣屬於*negócio jurídico*。

相反，在上述其他例子，並不是因為當事人表示了法律效果意思，法律效果才發生。換言之，當事人有無那樣的意思表示，皆在所不問。所以，其他例子皆非*negócio jurídico*。因此，學說常稱此類*acto jurídico*所引發的法律效果是“源自法律”（*ex lege*）¹¹，但其實法律效果皆源自法律，故更準確而言，應該說法律效果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法律考慮到當事人做了相應的意思表示。例如：打人偷盜者，即使無表示願負損害賠償，這種法律效果也會發生，因法律只在乎他做了傷人偷盜這

¹⁰ Manuel de Andrade（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二卷，第13頁；Manuel de Andrade, *Teoria Geral da Relação Jurídica*, vol. II, p. 8。

¹¹ Manuel de Andrade（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二卷，第14頁；Manuel de Andrade, *Teoria Geral da Relação Jurídica*, vol. II, p. 8。

項舉動；捕獵或拾荒者，即使無表示想取得所有權，這種法律效果也會發生，因法律只在乎他做了捕獵或拾荒這項舉動；所謂催告，只是指催促債務履行，這個概念本身不要求當事人表示欲促成對方陷於遲延包括負上損害賠償義務，故即使當事人無表示出這種法律效果意思，法律也會因當事人做了催告這項舉動，而規定這些法律效果發生；向人知會物有瑕疵或債權讓與一事，只是指將某事的認知通知相對人，無論有無表示欲引發前述效果，法律皆規定那些效果發生。

在acto jurídico內撇除negócio jurídico後，剩餘的那類acto jurídico，稱為simples acto jurídico（單純acto jurídico）、acto jurídico em sentido estrito（狹義acto jurídico），或actos jurídico não-negocial（非negócio型的acto jurídico）¹²。因此，上述的打人偷盜、捕獵拾荒、催告、知會某事發生，皆屬此類。這個類別，以是否屬表示¹³為準，再分成兩種：若屬表示，則稱為“準negócio jurídico”（quase negócio jurídico）或acto jurídico quase-negocial（準negócio型acto jurídico），因為negócio jurídico也屬表示（法律欲望表示，即法律效果意思的表示，也就是嚴格意義上的意思表示），故相類似。例如催告（事實欲望表示，非嚴格意義上的意思表示，因所生法律效果非源於此）、知會某事發生（認知表示，declaração de ciência¹⁴）。若不屬表示，則稱為“實作行為”（acto material、acto real）或“法律行動”（operação jurídica）¹⁵，因為它非如表示般只是“說說而已”、並非為了宣示意願或認知，而是實際做了甚麼，即“實實在在地”在做“實事”。術語中的material，即此之謂。例如，捕獵拾荒，即屬此類。雖此類名稱常只用於適法acto jurídico，但不法acto jurídico，也非不能被歸為此類，只要性質上屬非表示即可，例如打人偷盜。

“準negócio jurídico”與“實作行為”的二分，在第288條的適用上有其實益：法條只是規定，視乎情形，有些simples acto jurídico會准用negócio jurídico制度的規定，但完全沒有給出判別標準；學說認為，因“準negócio jurídico”類似於negócio jurídico，故通常可准用其制度，例如生效時點（第216條）、能力要求（例如第114條）的規定；相反，因“實作行為”不類似negócio jurídico，故通常不準用其制度，譬如先占的生效時點便另有規定（第1241條d項），且無能力要求（即使在海灘撿拾貝殼據為己有者未成年，仍無礙其取得所有權）。

（三）圖示小結

茲將前述法律事實體系圖示如下，並按現行法術語“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標示中葡雙語：

¹² José Carlos Moreira Alves, *Distinção entre os Atos Jurídicos Negociais e os Atos Jurídicos Não-Negociais*, *Revista de Direito Civil Contemporâneo*, 2021, vol. 29, pp. 399- 417.

¹³ Pedro Pais de Vasconcelos, *ob. cit.*, p. 349.

¹⁴ Pedro Pais de Vasconcelos, *ob. cit.*, p. 350.

¹⁵ 有將operação jurídica譯作“法律操作”。筆者認為這種譯法不算有太大問題，惟應澄清一點：這裡所謂“操作”，並不是指在操作些甚麼器具，而是指這種意義上的“實操實作”（並非表達意願或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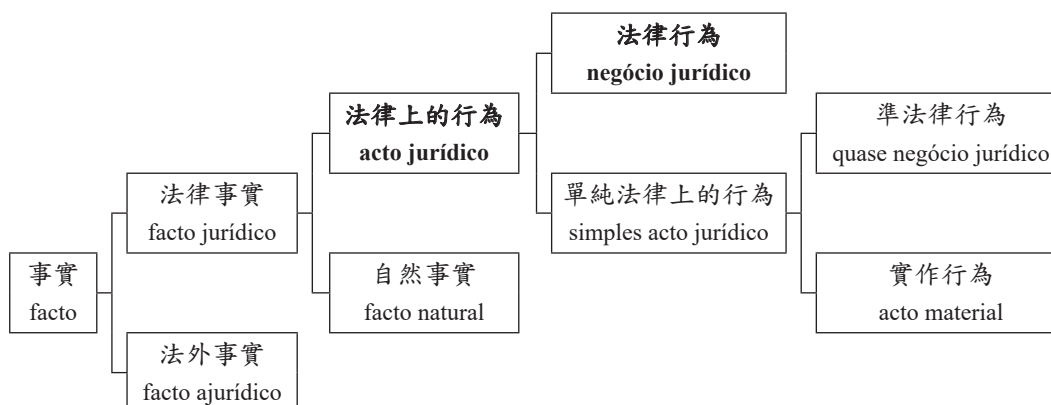


圖1 法律事實體系

四、亂上加亂：本地出版法學書籍中譯本的處理

(一)例示

在立法上術語“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已足夠混亂的情形下，學說上一些澳門本地出版的葡萄牙教科書中譯本，其處理也未盡理想，甚至還引致亂狀加劇。茲舉二例如下（粗體為本文所標示）：

例1：

Carlos Mota Pinto, <i>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i>	
原文 ¹⁶	中譯本 ¹⁷
Os factos jurídicos voluntários ou actos jurídicos [...].	有意識之法律事實（facto jurídico voluntário），即 法律上的行為 （acto jurídico）[……]。
Os factos voluntários ou actos jurídicos poem, segundo outra classificação de carácter fundamental, distinguir-se em negócios jurídicos e simples actos jurídicos (ou actos jurídicos stricto sensu). [...]	有意識之事實，即法律上行為，按照另一種根本性的分類法，又可以分為 法律行為 （negócio jurídico）和 簡單法律行為 （simples acto jurídico）即“狹義”的法律的行為兩種。[……]
Os negócios jurídicos são factos voluntários, cujo núcleo essencial é integrado por uma ou mais declarações de vontade [...].	法律行為 ，是以一個或多個意思表示為其本質核心的有意識之事實[……]。
Os simples actos jurídicos são factos voluntários cujos efeitos se produzem, mesmo que não tenham sido previstos ou queridos pelos seus autores [...]. Os efeitos dos simples actos jurídicos , ou actos jurídicos stricto sensu , produzem-se – diz-se comumente – <i>ex lege e não ex voluntate</i> .	簡單法律行為 ，是指其效果縱令行為人原先並未預定或並未希望其產生但仍然產生的有意識之事實[……]。 簡單法律行為 即“狹義” 法律上行為 的效果，正如通常所說的，是“依法律”而不是“依意思”產生的。

¹⁶ Carlos Mota Pinto,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3ª edição, Coimbra, 1996, § 88, II, III.

¹⁷ Carlos Mota Pinto：《民法總論》，澳門翻譯公司、林炳輝、劉因之、歐陽琦、馮瑞國譯，澳門：法務局、澳門大學法學院，2001年，§ 88, II, III。

例2：

Baptista Machado, <i>Introduçã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i>	
原文 ¹⁸	中譯本 ¹⁹
Entre os factos jurídicos distinguem-se os puros factos jurídicos e actos jurídicos. [...] Os actos jurídicos, por seu turno, são modos de conduta humana dirigidos pela vontade (actuações ou condutas) [...]. Estas condutas dirigidas pela vontade (ou, pelos menos, dependentes dela) tanto podem ser simples actuações de facto, isto é, condutas que directa e imediatamente apenas produzem uma consequência de facto que pode ser pressuposto de uma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ainda que esta não tenha sido querida pelo agente (p. ex., um facto danoso, o estabelecimento do domicílio, a acessão industrial) - e neste caso estamos em presença de simples acto jurídicos -, como manifestações de ciência ou exteriorizações de vontade que directamente condicionam a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Entre estes últimos actos jurídicos podemos distinguir: a) as declarações quase-negociais [...]; b) as declarações de vontade negociais ou negócios jurídicos [...].	法律事實可分為單純法律事實（puro facto jurídico）和法律上行為（即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acto jurídico）。[.....] 法律上行為則是指的意志（作用或行為）所指引的人類行為[.....]。人的意志所指引的行為（或最低限度是取決於人的意志的行為）可以是事實的簡單作用，即行為只是直接和迅速地產生一種事實後果，它可以成為法律後果的前提，儘管這種法律後果不是行為人想要的（例如：損害事實、住所的確立、產業附加），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簡單法律行為（simples acto jurídico）；人的意志所指引的行為還可以是直接限定法律後果的認識表示或意志表露。對於後者，我們可區分：a) 準法律行為意思表示[.....]；b) 法律行為意思表示或法律行為（negócio jurídico）[.....]。

（二）評論

除其他翻譯問題²⁰外，就本文主題而言，上述譯本的問題在於：時而遵從現行法的處理將negócio jurídico與act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或“法律上行為”），時而將act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因而將simples acto jurídico譯作“簡單法律行為”）。如此跳脫的處理，會使讀者面對中譯本的“法律行為”一詞時，完全無法判別它究竟是指negócio jurídico抑或acto jurídico。更甚者，前述首部中譯本更將有acto jurídico譯為“法律的行為”，造成acto jurídico一詞在同一譯本裡同時有“法律上的行為”、“法律上行為”、“法律行為”、“法律的行為”四種譯法。

誠然，現行法將negócio jurídico與act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並非良譯，

¹⁸ Baptista Machado, *Introduçã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 Almedina, 1982, p. 83.

¹⁹ Baptista Machado: 《法律及正當論題導論》，黃清薇、杜慧芳譯，澳門：澳門大學法學院、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62頁。

²⁰ Carlos Mota Pinto著作的中譯本，便以下的其他問題：將voluntário誤譯為“有意識之”。Voluntário是vontade即意思的形容詞。法學上，意思與意識（consciência）絕不能混為一談，因前者是指欲望，後者是指認知，二者即漢語法學常稱的“欲”與“知”。Baptista Machado著作的中譯本，則有以下的其他問題：其一，其將actuações ou condutas譯為“作用或行為”問題在於，一來actuações在這裡只是用作condutas的同義詞，即舉動或者說舉措而非“作用”，二來將condutas又譯作“行為”只會加劇亂狀，並不可取。再者，這個括號在譯文上應置於conduta humana的譯語之後，而非vontade的譯語之後。其二，其將ser simples actuações de facto即“純屬事實舉動”，誤譯為“是事實的簡單作用”。其三，其將directa e imediatamente即“直接無間地”，誤譯為“直接和迅速地”。這裏“無間”是指不存在中介，而無關時間上快不快。其四，其將acessão industrial即“人工添附”，誤譯為“產業附加”。其四，declarações quase-negociais的declarações，在這裡只應譯作“表示”，因為它如作者所言，既可以是“認知表示”（declarações de ciência），也可以是“意思表示”（declarações de vontade），但卻被中譯本譯成了“意思表示”。

但若時而遵從這種做法，時而有其他譯法，只會徒添混亂。若選擇遵從現行法的譯法，便應從一而終。因此，*simples acto jurídico*應被譯成“單純法律上的行為”，而非“簡單法律行為”。“簡單法律行為”這種譯詞的問題有二：其一，關於“簡單”方面，葡語*simples*在這裡不是指簡單或複雜的那種簡單，而是指：在一眾*acto jurídico*中撇除*negócio jurídico*後所剩下的，故指“單純”或“純粹”。譯之為“簡單”，乃誤解了*simples*一詞。其二，關於“法律行為”方面，既然譯本將*negóci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則*acto jurídico*便絕不應再譯成“法律行為”，而是應譯成“法律上的行為”。*Simples acto jurídico*這個詞組中的*acto jurídico*，也應如此處理。綜上兩點，*simples acto jurídico*應譯成“單純法律上的行為”。因此，“簡單法律行為”這種譯詞，其前半部分“簡單”是誤譯，後半部分“法律行為”同樣是誤譯，故為是徹頭徹尾的誤譯。

五、改譯方案：*negócio jurídico*“法律事務”說

（一）方案介紹

歸根究柢，之所以出現“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這樣的術語亂狀，如前所述，是因為當初立法者選擇將*negócio jurídico*譯成“法律行為”，使更應被譯成“法律行為”的*acto jurídico*只好被奇怪地譯成“法律上的行為”。因此，問題的根源在於*negócio jurídico*的誤譯。那麼，*negócio jurídico*的最貼切譯語，應當是甚麼？

澳門大學法學院唐曉晴教授，在多年前便主張*negócio jurídico*應從“法律行為”改譯成“法律事務”²¹。唐教授在翻譯《葡萄牙民法典》時，將全典的*negócio jurídico*都從通譯“法律行為”改譯為“法律事務”（此書雖由他與另四人合譯，但以“法律事務”取代“法律行為”乃唐教授提出的主張²²）。因此，依其之見，受葡萄牙民法典影響的我國澳門民法典²³，其葡萄牙語文本的*negócio jurídico*，最佳譯詞便是“法律事務”。在改譯理由方面，唐教授在《葡萄牙民法典》中譯本（包括其譯後記）或其他任何已出版著作裏，皆未作說明。然而，唐曉晴教授在2009年授課時指出，葡萄牙語*negócio*如同英語*business*那樣，雖可解作“交易”或“商業”，但有時是指“事務”，例如英語*none of your business*，即“不關你事”、“不是你的事務”之義。同理，這裡的*negócio jurídico*並非“法律交易”，而是“法律事務”。本文筆者也曾公開表態贊同此“法律事務”說²⁴。

值得澄清的是，在唐教授翻譯的《葡萄牙民法典》中，*acto jurídico*（第295條所屬一章的標題、第295條正文、第1157條正文、第1160條正文）仍如同澳門民法典中文版那樣譯為“法律上之行為”或“法律上行為”，而未譯為“法律行為”。這應是權宜之計，旨在避免與約定俗成的“法律行為”一詞混淆。

²¹ 唐曉晴、曹錦俊、關冠雄、鄧志強、艾林芝譯：《葡萄牙民法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²² 唐曉晴、曹錦俊、關冠雄、鄧志強、艾林芝譯：《葡萄牙民法典》，譯後記，第420頁。

²³ 唐曉晴、曹錦俊、關冠雄、鄧志強、艾林芝譯：《葡萄牙民法典》，開首的《葡萄牙民法典》簡介。

²⁴ 筆者曾於翻譯一部葡萄牙民法總論著作時，在譯者註與譯後記中表態支持“法律事務”說。然而，在譯本正文內仍遵從現行法術語，將*negócio jurídico*與*acto jurídico*分別譯成“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以便與現行法接軌。參見Manuel de Andrade（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二卷，第13頁譯者註；第512-513頁。

(二) 本文見解

葡萄牙語 *acto jurídico*，和同屬拉丁語系語言的意大利語 *atto giuridico* 及西班牙語 *acto jurídico* 一樣，皆直接源自拉丁語 *actus iuridicus*（此拉丁語是德語 *Rechtshandlung* 的對應詞²⁵）。*Actus*，源自動詞 *ago* 即（我）“動”、“實行”、“做”、“趕牛”等，此即英語 *act* 的祖語。此詞的最貼切譯語無疑是“行為”，不必贅言。

至於葡語 *negócio jurídico*，也和意語 *negozio giuridico* 及西語 *negocio jurídico* 一樣，直接源自拉丁語 *negotium iuridicum*（此拉丁語是德語 *Rechtsgeschäft* 的對應詞²⁶）。*Negotium*，由 *nec*（否定詞）與 *otium*（閒暇）合成，故原義是無暇或者說忙碌：*negotium, quod non sit otium*（*negotium* 即無暇）²⁷。這又衍生出兩種含義：其一是較抽象的“事務”，因身心無暇不外乎在處理事務；就此含義而言，只要並非漫不經心地從事些甚麼，都叫 *negotium*。其二是較具體的，要麼是“工作”，要麼是“交易”²⁸，因人類自古不外乎是為口而忙於從事某務。為更好地說明這樣的詞義演變，不妨比較一下當代世界語言英語。在英語上，表達以上三義的一些詞，都與忙碌有關：首先是“事務”，例如 *business* 廣義上可指“事務”（像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即“不關你事”、這種意義上的 *family business* 即“家事”而非“家族生意”），因做某事務便變得忙碌（*busy*）；其次是“工作”，例如 *occupation*，因以某事為業便佔據（*occupy*）了時間精神；其三是“交易”，例如 *business* 狹義上便指“交易”、“商業”、“商貿”、“貿易”²⁹。除上述各種含義外，*negotium* 尚有兩類引申義，但就本文而言並不重要：其一是“困難”、“痛苦”、“麻煩”³⁰，類似漢語的“給人家添事”、“搞事情”；其二是“東西”、“事宜”、“事情”³¹，這也無異於漢語“事”的一些用法。可見，*negotium* 的語義域類似於中文的“事”、“務”、“業”，或“事務”、“事業”、“業務”。³²

除了“事務”一詞切合 *negócio*（*negotium*）的日常語義之外，“法律事務”一詞也能很好地切合 *negócio jurídico*（*negotium iuridicum*）的法律技術含義：*negócio jurídico* 是指，法律因當事人表示其法律效果意思而賦予法律效果，故當事人的意思乃指向法律效果。“事務”正好可以表現這樣的目的指向性。這是因為，處理事務、做某事務、從事某事務，不可能不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否則

²⁵ António Menezes Cordeiro, *ob. cit.*, n. 76; Manuel de Andrade (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二卷, 第13頁譯者註; Heinrich Ewald Hörster, *ob. cit.*, p. 205。

²⁶ António Menezes Cordeiro, *ob. cit.*, n. 76; Manuel de Andrade (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二卷, 第13頁譯者註; Heinrich Ewald Hörster, *ob. cit.*, p. 205。

²⁷ Paul. ex Fest. p. 177; *apud* Charlton T. Lewis & Charles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9, *negotium*.

²⁸ Charlton T. Lewis & Charles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9, *negotium*, I.: “a business, employment, occupation, affair”.

²⁹ 在英語中，當然也不是沒有詞可溯源至 *negotium*，例如 *negotiation* 即“交涉”、“磋商”、“洽談”、“談判”，便派生自 *negoti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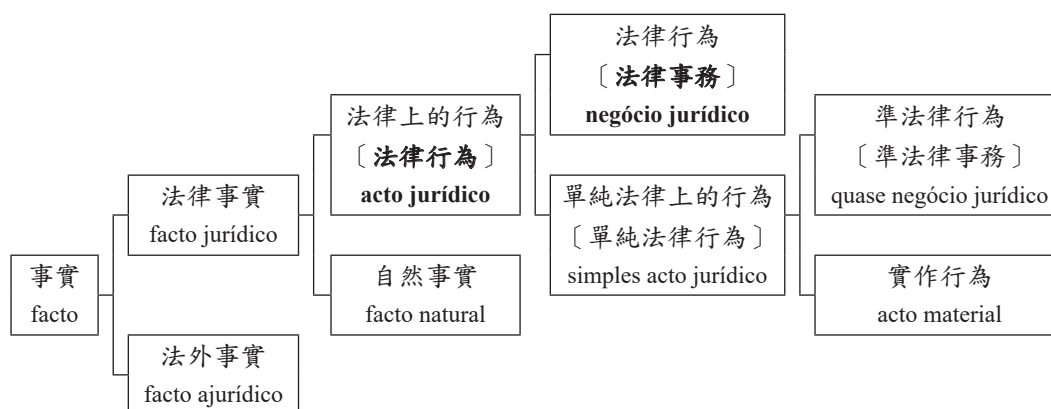
³⁰ 例如 “*negotium facessere alicui*”（“為某人帶來麻煩”），參見 Cic. Att. 5, 17, 6; *apud* Charlton T. Lewis & Charles Short, *ob. cit.*, *negotium*, II. A.

³¹ 例如 “*quid negoti est, quamobrem succenses mihi?*”（“甚麼事／甚麼東西？你為何生我的氣？”），參見 Plaut. Most. 2, 2, 27; 3, 2, 54; *apud* Charlton T. Lewis & Charles Short, *ob. cit.*, *negotium*, II. B.

³² 此段論述，全部參見吳奇琦：《法律行為漢字術語的日本翻譯與中國傳播史》，《法學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7頁。

在語感上便難以稱得上是“事務”。相反，漢語“行為”一詞則失之過寬，因為即使不是旨在達到某個目的，漢語上也可稱之為“行為”。在被置入法律事實體系後，“事情→行為→事務”這樣的層級，語感上也相當自然：不是任何“事情”（facto，或如通譯般譯為“事實”）都稱得上“行為”（acto），而只有那些“人為之事”稱得上“行為”；然後，不是任何“行為”都稱得上“事務”（negócio），而只有那些法律因當事人表示法律效果意思而賦予法律效果的“行為”，才稱得上“事務”。因此，打殺姦淫擄掠等，雖是“行為”，但非“事務”；路上拾遺等，雖也是“行為”，但亦非“事務”。至於買賣、遺囑、合同解除等，則既是“行為”，也是“事務”。

應當澄清的是，鑑於“法律行為”一詞已錯誤地約定俗成，故筆者認為現狀已無法改變，且筆者也無意扭轉現狀，而只是希望以較理想的漢字，儘量還原學說原貌，讓其能被更精準地理解。筆者認為，這就已經足夠務實了。最後，茲將新舊譯語的體系圖示如下：



六、結論

本文檢視了澳門民法上“法律行為”與“法律上的行為”這兩個術語的概念。現行法將葡萄牙語negóci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acto jurídico譯作“法律上的行為”。然而，這種譯語並不妥當，因acto jurídico（源自拉丁語actus juridicus）字面上才更應譯作“法律行為”。當初立法者為迎合漢語法學界約定俗成的術語，將negócio jurídico譯作“法律行為”，使acto jurídico失卻貼切譯語，被譯成奇怪的“法律上的行為”，以示區別。其後，一些葡萄牙語法學書籍的不規範中譯，未有從一而終，時而將acto jurídico譯為“法律上的行為”，時而譯為“法律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亂狀。其實，negócio jurídico（源自拉丁語negotium juridicum）的最貼切譯語是“法律事務”，此譯語能恰當反映此概念的目的指向性，即法律是因當事人表示其法律效果意思而賦予法律效果，因為漢語上如非為求達致某目的，即難以稱為“事務”。而且“事實→行為→事務”的體系層級在語感上也相當自然。惟本文認為，“法律行為”這種不當術語已約定俗成，難被糾正。

〔編輯：李燕萍〕